

再論電影理論的書寫：Robert Stam 的 《電影理論解讀》

盧非易 *

書名：電影理論解讀（*Film Theory: An Introduction*）
作者：Robert Stam
譯者：陳儒修、郭幼龍
原著出版日期：2000 年
譯本出版日期：2002 年
出版社：遠流出版公司

電影發展已逾百年，關於電影的研究與教育也淵源久遠。但完整討論電影理論的書籍則很晚才出現。一直到八、九〇年代，多數美國大學仍然使用彙編的理論書作為教材。其中，Bill Nichols 所編 *Movie and Methods*、Philip Rosen 的 *Narrative, Apparatus, Ideology: A Film Theory Reader*，以及 Noel Burch 的 *Theory of the Film Practice* 可能是使用最多的幾本。

二〇〇〇年，Blackwell 出版社幾乎是一口氣同時出版了三本當代電影理論系列套書，集中介紹百年來的電影理論，真可謂是電影理論出版前所未見的豪舉。這三本書分別是由紐約大學 Robert Stam 教授自撰的 *Film Theory: An Introduction* (2000)，Robert Stam 與同事 Toby Miller 合編的 *Film and Theory: An Anthology* (2000)，以及 *A Companion to Film Theory* (1999)。上述第一本是 Robert Stam

* 作者盧非易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，E-mail: feiliu@nccu.edu.tw。

整體討論以及評述電影諸多理論發展的導讀著作；第二本是蒐集七〇年代以來，重要電影經典論文的選集（所選文章似乎有意更新與補足過去 Nichols, Rosen, Burch 以及 Dudley Andrew 之 *The Major Film Theories* 和 Andrew Tudor 之 *Theories of Film* 等相關著作的不足，實可以一系列逐讀下來）；第三本則是選刊了一些重要理論大師的個人自況與論述。此一系列編輯的確反映出相當縝密的構想，試圖經由闡述、原典，以及自述，協助讀者建構一個完整的電影理論思想，並從中聽見多聲源的對話。這樣的編輯策略在近年來的電影出版中，似乎成為一種趨勢。就我所知，包括英國影藝學院（British Film Institute），以及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都有相似的行動。

Film Theory: An Introduction（以下沿用譯者所用的中文書名：《電影理論解讀》）和 *Film and Theory: An Anthology*（以下暫譯為：《電影理論文選》）實是一體兩面的書籍。兩者都包含了作者論、電影語言、影像與技術、文本與互文、寫實主義、另類電影、凝視與觀影、電影機制、階級與文化工業、明星與表演、多元與異義，以及後現代電影政治……等等重要電影話題。《電影理論解讀》從歷史發展的縱向，對這些理論進行主觀且意見堅強的闡釋；而《電影理論文選》則提供相關話題的一些重要論文原典。由於 Robert Stam 需要解讀的理論太多，實無法逐一詳述（似乎作者的興趣也不僅於此），因此參照原典有助於了解作者所評述。而單單閱讀文選，缺少一個清楚的導讀帶領，也容易落入見樹不見林的困境。因此，此一系列書籍的出版，立刻受到電影理論和教育界的重視，也是很自然的。

Robert Stam 教授對電影理論發展的嫻熟，很早就表現在他那本甚受歡迎的 *New Vocabularies in Film Semiotics*（中文版譯作《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》）。關於符號學的書籍非常多，但很少能像 Robert Stam 一樣，從中娓娓道來，將多年來電影符號學的複雜討論，解釋得如此清楚。而《電影理論解讀》一書再次顯現 Robert Stam 在耙梳繁複論述時，所具有的清晰眼光與闡述能力。從一世紀前，完形心理學派所發展出來的早期電影理論，到新近仍在醞釀中的後電影理論（主要聚焦於數位影像與新媒體出現後的電影），作者都能清楚討論，並且能盱衡歷史，映照時局，提出這些理論在不同時代裡出現的原因與意義。尤其是一些作者所擅長的理論（例如符號學與結構主義），更是從容舉隅，將戲劇、文學、哲學裡的相關討論，也捕捉入作者的導讀文本中，使其論述更為豐富多元。

當然，在篇幅限制下，作者對部分理論的解讀難免過於精簡。例如，相較於符號與作者論的繁複介紹，女性電影、後殖民電影、後現代解構以及電影再現理論的

討論就顯得僅止在簡介的程度。而其對於第三電影的仗義執言，也因為缺少對全球化同化與去異化力量的嚴厲觀察，而顯得有些道德上的過度樂觀。

此外，作者相當主觀的導讀（作者稱為對話）方式，可能也會引發另一方的意見。例如對於 David Bordwell 和 Kristin Thompson 等「認知理論者」的一些帶有誚疑口吻的描述，可能便會引起對方的辯論。例如，描述認知論者刻意繞過語言學與心理分析，以及認知論者「傾向拒絕政治主張」的說法，Thompson 可能便會以其相當唯物精神的片場政治研究作為回應。這時，另一本《電影理論文選》就成為很好的對照補充了。

而我個人對於這本書的出版與翻譯，除了有一種「終於有了」的感佩外，也不無一些嘮叨。這樣的嘮叨實在與本書無關，而是對整個電影理論發展的抱怨。從五、六〇年代後，電影理論整個開始向 Christian Metz 所謂的電影學（Filmologie）的外部理論發展。這些理論大大地豐富了閱讀電影的方法，並且從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心理……等多層面重新看待電影意義。但例如影像、蒙太奇、電影的文學敘事與隱喻系統……等古典討論，幾乎從此隱然無聲。電影理論全面走向為閱讀服務，忽視了其對創作的啟發與幫助，這使得在學校裡，面對學生的教師不免感覺受挫。畢竟，高超的閱讀與詮釋，並無法等同於更好的創作能力。而我們下一代的影像創作者似乎更需要了解創作的方法。本書譯者之一的陳儒修教授曾經提到，希望也能撰寫一部中文的電影理論書。或許，我們可以期待這一本重要著作，也能提供充滿電影創作夢想的年輕學子，一些更多的創作學習理論。